

巴黎圣母院： 浴火之后如何重生

张昱

巴黎圣母院的大火让全世界为之心痛，不仅仅是因为雨果笔下敲钟人的故事让它声名鹊起，更是因为如雨果所说“它是一曲用石头谱写成的波澜壮阔的交响乐”，其所蕴含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艺术价值都是独特而无可替代的。面对这场浩劫，在调查反思起因的同时，如何让巴黎圣母院重获新生将是人类面对的共同问题，无论是在技术层面还是精神层面。

4月16日，巴黎圣母院的一场大火点燃了全世界的哀伤，这座历史悠久的伟大建筑遭到重创，教堂主尖塔坍塌，左塔上半部烧毁，主体建筑内部的木质结构受燃崩落，玫瑰花窗也有所损坏，所幸其内部重要文物被及时救出，其中包括耶稣受难荆棘冠和路易九世的长袍，以及部分雕塑和绘画作品。尽管如此，巴黎圣母院文物基金会主任埃里克·费希尔仍然表示，重建与修复工作可能将持续几十年的时间，涉及整个建筑主体。即使法国拥有顶级的修复团队和优秀的传统工匠，这项工作仍然困难重重。

巴黎圣母院的大火让全世界为之心痛，不仅仅是因为雨果笔下敲钟人的故事让它声名鹊起，更是因为如雨果所说“它是一曲用石头谱写成的波澜壮阔的交响乐”，其所蕴含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艺术价值都是独特而无可替代的。面对这场浩劫，在调查反思起因的同时，如何让巴黎圣母院重获新生将是人类所面对的共同问题，无论是在技术层面还是精神层面。

根据史学家让·德·圣维克多（Jean de Saint Victor）的记载，巴黎圣母院的建设始于1163年3月24日至4月25日，并于1345年落成。设计遵循传统原则，回廊和唱诗班位于祭坛所在之处，朝东，入口面向落日，朝西。根据长期的传统，圣坛所在的唱诗班是先建的，这样教堂就可以在完成之前就被供奉和使用。最初的计划是建一个长中堂，四层楼高，没有耳堂。飞扶壁还没有使用，所以墙壁很厚，由坚固的石质桥台加固，并靠在外侧，由位于桥台之间的小教堂加固。中堂的屋顶采用了一种新的技术，即肋骨拱顶，由交叉肋支撑，将每个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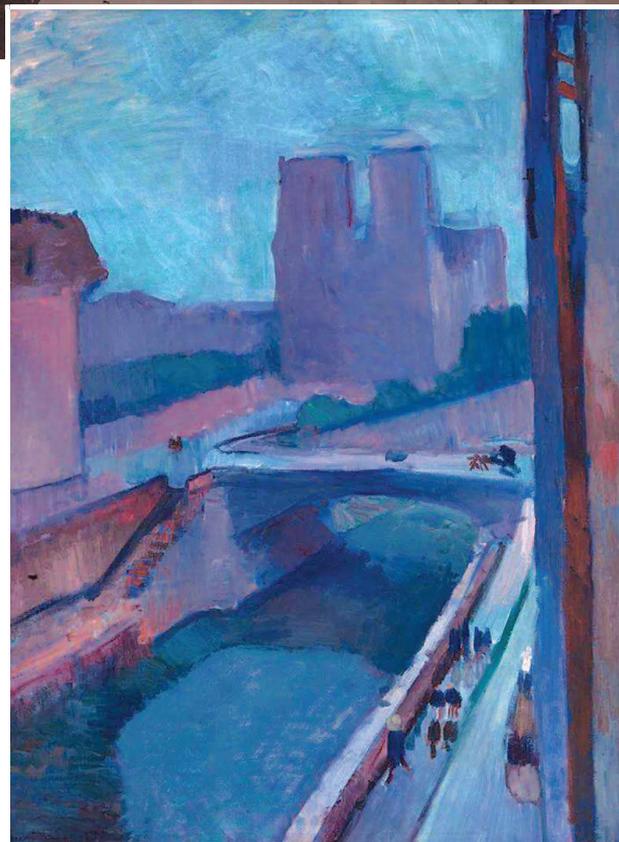
顶分为六个隔间。尖形拱门比早期的罗马式拱门更坚固，它将屋顶的重量向外和向下传递到一排柱子上，并延伸到靠墙的桥台上。之后，唱诗班旁又增加一个耳堂，以使更多的光线进入教堂的中心，并使用更简单的四部分而不是六部分肋骨拱顶，这意味着屋顶能够更加坚固。另一个重大变化发生在13世纪中叶，当时耳堂被重新改造成最新的辐射式哥特建筑风格。这一时期的一项重要创新是引入了飞扶壁。在扶壁之前，屋顶的所有重量都向外和向下压向墙壁以及支撑它们的桥台。有了飞扶壁，重量就由拱顶的肋骨完全支撑在结构的外面，再加上一系列的支撑物，这些支撑物的顶部是石质的尖塔，这给了它们更大的重量。扶壁意味着墙壁可以越来越高，越来越薄，窗户也可以更大。肋骨拱顶和飞扶壁的创新使用使得巴黎圣母院成为了法国哥特式建筑中最早的也是最完美的代表之一，加之巨大多彩的玫瑰花窗，以及自然主义和丰富的“哲学家的雕塑”，又使它早期的罗马风格有所不同。

令人唏嘘的是，在这场大火中我们永远失去了中世纪的屋顶木结构（帕特里克·乔韦，2019）。这些屋顶木框架主要由橡木构成，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220年为大教堂建造的第一个架构。这个架构以1160至1170年间砍伐的树木为材料，形成了该结构最古老的部分之一。此后还有现代架构，反映了大教堂早期建造过程中所做的调整。为了启动这一项目，建筑工人们清理了21公顷的橡树，约有13000棵树。依照建造的长度要求，这些树或有300—400年的树龄，这意味

着它们在8世纪或9世纪就已从地面上发芽。木架构支撑着一个铅屋顶，重210吨。据法国国家图书馆称，铅框具有耐火的优点，但是支撑铅屋顶的木架构已被烧毁。

此外，损毁的塔楼和尖塔也是巴黎圣母院主体建筑的代表性部分。这两座塔高69米，在1889年埃菲尔铁塔竣工之前，一直是巴黎最高的建筑。塔楼是大教堂建造的最后主要部分。南塔始建于1220年至1240年，北塔始建于1235年至1250年。尖塔位于耳堂和祭坛上方，始建于13世纪，约在1220年至1230年间。此后的五个世纪，尖塔受损严重，于1786年被移走。在19世纪的修复过程中，建筑师维奥莱特·勒杜克决定对其进行重新创作，制作了一种覆盖铅的新型橡木结构。整个尖塔重达750吨。依照设计，塔尖被十二位使徒的铜像包围，四组三人，一组在罗盘的每一点。四个小组的前面都有一只动物，象征着四位福音传道者中的一位：圣卢克的一头公牛，圣马克的一头狮子，圣约翰的一只鹰，圣马太的一位天使。就在尖顶倒塌的前几日，所有的雕像都被移走进行修复。原本计划当它们修复归位时，除了一个以外，其余都面对巴黎，守护这座美丽的城市，而建筑师的守护神托马斯的雕像则面对尖顶。尖顶上另有三件遗物——位于大教堂金库的一小块荆棘王冠、巴黎守护神丹尼斯和圣吉纳维夫的遗物。1935年，大主教让·威尔第将它们放在此处，以保护会众免受雷电或其他伤害。据悉，三件遗物已在此次大火中不幸被烧毁。

更令人惋惜的是巴黎圣母



上图：《巴黎圣母院》，尤金·阿特热摄，1923年，图片来自 MoMA

下图：《巴黎圣母院的傍晚》，亨利·马蒂斯绘，1902年，藏美国 Albright-Knox Art Gallery

院最具特色的三面玫瑰花窗以及其他一些十九世纪玻璃窗，据报道它们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三面玫瑰花窗分别镶嵌于巴黎圣母院的西立面、北立面和南立面。其中最早出现的1225年完工的西立面玫瑰花窗，这是大教堂三个玫瑰花窗中的最小一个，直径为9.6米，而南北耳堂玫瑰花窗则在1250—1260年间完工。一个大的玻璃圆可以穿透一堵支撑成吨石头的墙，这是一个典型的哥特式建筑壮举，它通过一个既拥有精致外观又拥有坚固结构的石网穿过开口，以对称的方式将玻璃破碎成更小的形状，并将重量均匀地分布在圆上。1867年，让-巴普蒂斯特·拉苏斯和尤格·伊曼纽尔·维奥莱特·勒杜克带领修复了圣母院

的几个退化区域，其中就包括西玫瑰花窗的重塑。化学家们分析了原始的公元前13世纪玻璃的碎片，以确定它的成分，并还原制作方法，西玫瑰花窗得以恢复昔日的荣光。另外的两扇耳堂窗户比西面的玫瑰窗大，玻璃的比例也更大，因为新的扶壁技术使中堂墙壁更薄更坚固。其中南玫瑰花窗因其规模和艺术性而尤为引人注目。它的直径为12.9米，四周环绕着克莱尔·沃伊，共19米。南玫瑰花窗有94枚徽章，排列成四个同心圆，描绘了基督的生活和那些见证他存在的场景。南玫瑰花窗经历了多次磨难。1543年，它因砌石墙的沉降而受损，直到1725—1727年才恢